

## 江花

## · 微小说

A16

## 秋菊不打官司

■文/竹映碧纱

话说,当年村长曾被秋菊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,后来又因村长救了难产的秋菊,秋菊撤诉,村长才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上。不想多年以后,村长又摊上麻烦了。

被打的人是秋菊的小妹小菊,是个刚考上村官的大学生,现任村长助理。打人的是村里出了名的混世魔王长生,县交通局局长的小舅子。原因很简单——小菊不让长生在庄稼地里盖房子,说这是国家的规定,而长生说我盖在我家地里,关你啥事?小菊坚持不让,长生就扯着小菊的头发往墙上撞,额头刚好磕在钉耙上,血流不止。被众人拖开的长生不仅不思过,反而叫嚣着他谁也不怕,谁不让他盖房子,小菊这样就是下场!

本来村长决定严惩打人者,万不能再把事闹成当年那样叫自己吃官司。可是当晚县交通局局长的一个电话让他不寒而栗。人家局长大人说了,你家大小子今年就提拔副科级了,作为他的直属领导很是关心他的前途,“这是个好后生哩!你这当爹的可不能断了他的前程啊,老哥。哈哈,就这样……”“断了前程”,这是个啥意思?村长越想越害怕,今年的提拔可是很重要,过了这村怕是没这个店了,不能因为自己处理不当害了娃娃。可是秋菊,也不是好惹的,多年前的教训历历在目!这晚,村长吼他婆娘不要老叨叨个不停,而他的头也开始疼了,越疼越烈。他决定不要轻举妄动,先冷处理,不要真的像局长大人说的那样,搞得自己“无法收场”。他“呼”地一下从炕上坐起,拨通了当时前来办案的派出所姚所长的电话,提议这件事不如让村上处理,就不要闹大了。姚所长一想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当下一拍即合,顺水推舟把这个“烫手的山芋”送给了村长。

第二天,村委会里冷清清的,村长的态度决定了大伙的态度,问及打人的事,村委会干部仿佛都彩排过,“这个还不好说,相信组织会给个说法。”只有烧饭兼门卫的张老汉会摇头叹气,还有他那个有智障的儿子总会喊:“打人!打人!长生坏人!”

说也怪,这天起,村长的头就反复地疼,夜里尽梦见黑白无常来索他去见他娘,娘就总在他面前哭,不搭理他。更奇怪的是,村里的干部也都被传染了似的,个个闹起了头疼,村委会没有人上班了。村民们议论纷纷,有的说村委会风水不好,有的说,人哪,得行得正!娃娃打了人,老师还寻思谁先动手的呢,喊家长去学校赔个不是,有啥难处理的?有好事者提议找些法师来做做法,没准就好了。于是,由村上的半仙掐了个日子,请来当地最有名的“大神”班,

锣鼓喧天,鞭炮齐鸣地足足闹腾了三天,仍不见效,大伙的头更疼了!

解铃还需系铃人,村长决定先去秋菊家做工作,只要秋菊不告,那么一切就好办了!谁去呢?他寻思让自己婆娘去最合适,说什么也代表半个组织呢,趁此机会让他婆娘去讲明事情“真相”,也可为自己开脱。这天一早,她婆娘换了齐整的衣服,提了篮草鸡蛋往秋菊家去了。

这边小菊刚上班就摊上了这样倒霉的事,很是郁闷。想想亲人的忙碌担心,同事们的为难,才参加工作还没来得及报效社会,就“给组织添了麻烦”,小菊潸然泪下,她开始怀疑自己坚持原则到底对不对,又后悔从小不肯学些“花拳绣腿”防身,否则也不至于吃眼前亏,与其躺在床上等“说法”,不如还手再说!

村长的婆娘杵在那里有些尴尬,秋菊正在替小菊擦洗换药,只淡淡地说:“婶,来啦?”“啊,来看看小菊。”“那你男人咋不自己来?”“老不死的病了,躺在炕上哼哩!我就想问问小菊伤咋样了?这次你们不会再告上法院吧?”

秋菊不语,把手里的毛巾把子狠狠拧了一下,把一铜盆水使劲泼到了门口,“咣当”一下扔下盆,村长婆娘一惊。想起当年告状的艰辛,秋菊不由心生怨恨,半晌说:“告上法院?我是为啥告到法院的?捂着心口讲个良心话为啥这么难?上法院?我愿意啊?在外没个亲人,花钱受累不说,还常看人脸子。当年你男人要是给个说法,我凭啥还出去折腾?”

村长婆娘见状悻悻地说,那小菊你好生歇着,你叔一定给你个说法,赶紧丢下蛋转身离开。村长婆娘到家时,发现他家大小子回来了,正坐炕头和他爹讲话:“小菊妹子的事不处理好,我们一家人都要叫人骂的!长生是局长小舅子不假,可咱也不要想那么多。再说,我是学工程的,就是局长将来和我对付了,也不怕,有技术,到哪都能吃饭!爹不是打小就教我们哥几个莫做亏心事吗?”

村长听了大小子的话,一把扯了头上的毛巾坐起来,眼里亮闪闪的。大小子的话替他做了决定,也令他的心安不少,眼前这个后生分明就是三十年前的自己!他的心里一阵亮堂,一下子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他决定立刻召集村干部上自家开会,商量处理意见以及怎样批评教育长生,又打电话给姚所长,请他配合调查,公正办案。人一旦决定了做一件事,反而觉得轻松了。

这天夜里,村长终于睡了个好觉,头也不疼了,梦里娘正慈爱地对他笑。更奇的是,其他村干部的头疼病也渐渐好了。



## 花王

■文/钟鄂鸣

老刘人长得瘦,剪花草技艺非凡。每天早晨都能看到他把花剪在长长的灌木丛里修剪的身影。有人问他,干吗起这么早?老刘笑着说,早起剪花草凉快。又说,这可是辛苦活,现在好的花王越来越不好招,技艺好的年龄偏大,年岁小点的又不懂花草。老刘所住的小区里,前任花王由于不懂花草,曾把小区一户门前几万元移来的植物剪得支离破碎,成活也成问题,该户气得闹到物管处,前任花王就这样走了。

老刘来小区当花王还是几个月前的事了。一天,老刘走到物管办公室的窗口,给保安递了一根烟,笑着问:招花王不?保安回答说,好像招,我给队长打个电话。队长接到电话赶到门口,看到老刘,一声不吭地打了个手势,示意他走到边上说话。待老刘走过去,队长上下下仔细打量了他,又接过身份证查验,问:你以前干过吗?老刘说,干过几年。队长给他一把大花剪说,剪下前面的花草看看。老刘接过,走到灌木丛前,用眼斜了一下,身子前趋,花剪上下左右飞快地翻飞,掉落的草叶纷纷朝一个方向惊落,动作老练且有韵律。别人剪花草,咋看咋别扭,老刘剪花草却像舞蹈一样,全身都在有节奏地运动,不一会儿,剪了两三米远。连保安都惊叹道,高手,高手中的高手!

队长的脸色好看不少,接着指了指下面那棵并不高的树。老刘走到那棵树边,踮起脚尖,由上而下,一层一层往下剪,绿叶一卷一卷地散落周边。仅半个小时,树完全变了样,原来枝枝蔓蔓的杂乱模样,现在被修剪得浑圆光滑,十分漂亮。老刘擦了擦

脸上的汗珠,默不作声地走到队长跟前,像等着老师检查作业的小学生。队长说,试用20天,下午就过来上班。老刘知道通过了,推起来时骑的三轮车乐呵呵地回家去了。

过了一段时间,有天队长骑着摩托车到门口问保安,剪花的大叔来没来?保安说,没看到。队长眉头紧皱,说刚才接到老刘的电话,说是手不知被什么咬了,肿到胳膊上了,怀疑是蛇。正说着,老刘肿着胳膊过来,后面跟着年岁相仿的老妇人,估计是他的妻子。队长迎上去,简单问了下,便把他们送到医院去。第二天,有人问队长花王怎么受伤的?队长说,剪花草时老刘突觉手上一刺痒,不知被什么咬的,回到家里叫老婆找点药水擦,谁知越擦肿得越快,一开始手上肿得像包子似,后来整个胳膊都肿了,就快到肩头了。这下老刘才慌了神给队长打了电话。送到医院,经过各种检查,最后确定是毒蛇咬的。

花王老刘在医院看病花了一万多元,由物业报销。出院后,老刘的笑容变少了,剪花草时也没以前快了,修剪花草时也要先上下仔细检查过后,才一下一下地剪。有一天,老刘刚拿起大剪咔嚓几下,队长就领了位个头高大、年岁偏小的人过来说,“大叔,辛苦了。我找了何大叔替你。你教他几天吧,然后你领了这个月工资回家好好休息。”花王老刘嘴噤了几下,最终未吐一词。

花王老刘走后,新来的花王,把小区花草灌木丛剪得到处枝枝丫丫,看上去像是被什么咬了似的凹凸不平。